

揭秘“大唐虢国夫人”的历史真面目

2019年10月7日,为期三个月的“又见大唐”书画文物展于辽宁省博物馆隆重启幕,在参展的100件精品文物中,宋摹本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备受瞩目。唐玄宗时代名震长安的虢国夫人,似从千年光阴中徐徐走来,跃动于世人的关注目光里、街谈巷议中。鲜为人知的是,当年这位美艳无双、风流成性的虢国夫人,她曾令杨贵妃如芒在背、苦不堪言,她曾间接引燃了“安史之乱”的导火索!她的欲望与野心,她的生与死,竟引带出一连串大唐政局的地震与变荡,她是个有着非凡能量的人,可惜,是“负能量”。

才貌赛玉环 得势便猖狂

世人皆知杨贵妃姿容秀丽,倾国倾城,却不大了解,她还有三位同样貌美如花的姐姐,特别是她的三姐杨玉瑶(据传),更是才貌双全,不逊其妹半分。

杨玉瑶曾嫁裴氏为妻,裴氏死后,才三十出头的杨玉瑶就成了年轻漂亮的小寡妇。杨贵妃得宠于唐玄宗以后,因怀念家人,恳请唐玄宗将自己的三个姐姐一起迎入京师。唐玄宗称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为姨,封大姨为韩国夫人,三姨为虢国夫人,八姨为秦国夫人。同日拜命,皆月给钱十万,为脂粉之资。

“国夫人”是唐朝的一个封号,唐一品文武官及国公之母或妻,方可封“国夫人”。当时,杨贵妃得宠于唐玄宗,杨氏一门皆受封爵,贵不可言。据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所载,杨贵妃的三位姐姐“并承恩泽,出入宫掖,势倾天下,公主以下皆持礼相待。”这位虢国夫人生平骄奢淫逸,在杨贵妃的庇佑下显赫一时,富贵不可言状。

败家无底线 敛财有门道

随着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遇逐日加深,虢、韩、秦三夫人也恩宠愈隆,唐玄宗每年赏赐给她们的脂粉钱达千贯之多。她们竞相构筑宅第,互相攀比,每建一堂,花费都在千万以上,土木之工,昼夜不息。虢国夫人若见姐妹所修屋宅好于自己,即拆撤重建,工本不惜。

这三人中,虢国夫人最为豪侈。她所建新宅园的中堂招工坊墁(wū mǎn,指粉刷、涂饰墙壁),约用钱二百万贯,虽工钱优厚,但坊工(瓦工的旧称)们却求再加赏赐,虢国夫人便赠以比缕锦绸缎还要名贵的绛罗(红色纱罗)五百匹,出手豪奢。谁知,这些坊工摸透了虢国夫人的虚荣性格,虽受厚赏,仍不称足,夸口说:“可取蝼蚁、蜥蜴,散置当中,一一计数,过后收取,若丢失一物,即不受工钱!”换旁人,对这般没谱要价必勃然大怒,但虢国夫人却深以为喜,认为这才合自己的口味,增自己的面子,最终,竟用金丝碧色宝石三斗(37.5斤)作为酬劳!众工匠不过给虢国夫人的豪宅刷了一次墙,竟喜获“二百万贯钱+五百匹绛罗+三斗碧色宝石”的天价回报,自然大喜过望,外界闻之皆瞠目结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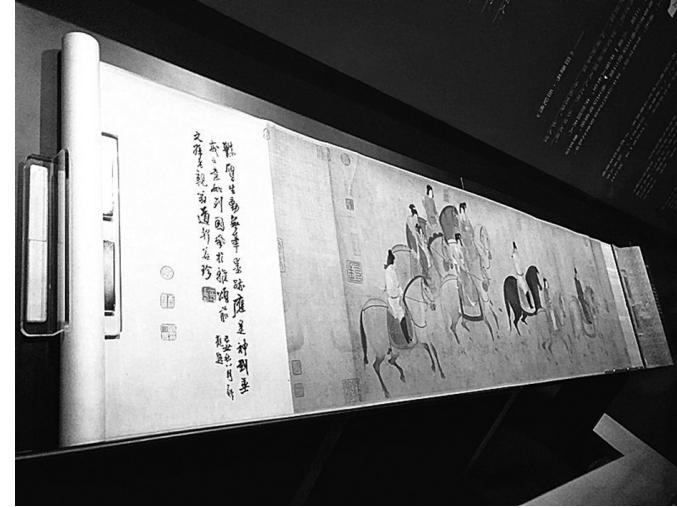
虢国夫人的府院曾被暴风侵袭,一棵被连根卷起的大树砸在屋顶上,按说应房倒屋塌,但事后检查,其宅院竟完好无损,原因是房上覆盖的均为抗压超强的木瓦,这种木瓦非常金贵,售价高昂。连最寻常的瓦片都如此珍贵,整座宅院可谓价值连城,由此小小细节,可想虢国夫人平日的开支用度该是何等奢华!

据《明皇杂录》记载,虢国夫人出入皇宫常乘紫骢宝马,旁边有一个小太监为她牵马坠镫,紫骢宝马的高大健美,小太监的端庄俊秀,皆冠绝一时。

虢国夫人每次盛装出行,总是招摇过市,极尽炫耀之能,沿途遗失、丢弃的首饰珠宝器皿不算,香风飘十里。一些发财心切的人成日打探虢国夫人的出行时间与所经之地,以致虢国夫人及其随从后,每每跟着一支人数可观的“捡宝团”,败家的虢国夫人竟成了这些不劳而富者的“财神爷”。

不过,虢国夫人这般挥金如土,即便唐玄宗赏赐丰厚,恐也入不敷出,殊不知,虢国夫人自有“来钱道”,敛财途径有二:一是依仗唐玄宗对她的宠信,联手同样受宠的姐妹(韩国夫人、秦国夫人)与从兄鸿胪卿杨钴(kuò),侍御史杨锜(qí),卖官鬻爵,权力寻租,史载“每有请托,府县承迎,峻如诏敕,四方赂遗,其门如市。”;二是插手皇室婚姻,当时,“十王宅”与“百孙院”的婚嫁均由虢国夫人与韩国夫人包揽,每次介绍费都要索贿千贯之多,所奏请无不称旨。把住这桩一本万利的大买卖,想不发大财都难。

“十王宅”位于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边的永福坊和兴宁坊,最初称为“十王宅”,后更名“十六王宅”,出现于唐开元年间,是当时皇子集中居住的地方。随着皇子的陆续成家生子,唐玄宗又下令,于“十王宅”外修建“百孙院”,与此相



宋摹本张萱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。 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



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中女扮男装的虢国夫人。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

应的,华清宫侧也修建了“十王院”、“百孙院”。唐玄宗时期的“十王宅”,虽然只是皇家修建的一处群居住宅,其地位与影响却非比寻常。在唐玄宗时代的长安城,“皇家媒婆”虢国夫人可算是这座国际大都市里的“首席贵妇人”、“顶级大富豪”!

放荡无礼度 美艳惑君王

杨贵妃为排解宫中寂寞,壮大杨家势力,便趁自己得宠时,求唐玄宗将自己的三位姐姐迎进宫中陪伴,自然照准,看似一步好棋,却不料为自己平添烦恼。

据《杨太真外传》记载,杨贵妃“有姊三人,皆丰硕修整,工于谐浪,巧会旨趣。每入宫中,移晷(guǐ)方出……”特别是虢国夫人自炫美艳,不施脂粉,常素面朝天,这与浓妆艳抹的杨贵妃形成鲜明对照,并构成直接威胁。

杨贵妃十分注重自身形象,特别重视眉眼和口唇的化妆。她白天画娥眉或鸳鸯眉,晚上则画粗眉,靠近鼻的一端描得十分丰满粗壮,而外端则淡淡地向上消失,在灯光映照下显得姿态万千。她别出心裁地把口红涂得稍厚,还用丹青在两颊上描出酒窝,难怪能产生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极佳魅力。在眉妆上,杨贵妃常用白妆黑眉,为宫人争相仿效,唐代诗人徐凝为此赋诗曰:“一旦新妆抛旧样,六宫争画黑烟眉。”

杨贵妃何曾想到,自己这位三姐竟反其道而行之,不玩浓妆玩淡妆,令已对杨贵妃渐生审美疲劳的唐玄宗一时惊为天人,并下意识地“移情别爱”了。证据何在?请看唐朝著名诗人张祜(hù)所作《集灵台》两首诗中的第二首:虢国夫人承主恩,平明骑马入宫门。却嫌脂粉污颜色,淡扫蛾眉朝至尊。

“平明”时分,是常人睡觉休息的时间,本不是朝见皇帝的时辰,虢国夫人这时入宫,她干什么去了?宫门乃禁地,岂是骑马之所在,虢国夫人却能骑马而入,不是皇帝特准,哪能如此!这首仅有四句的七绝描画了虢国夫人朝见唐玄宗的情景,将杨氏专宠的嚣张气焰刻画得淋漓尽致,二人之间的暧昧关系,经诗人含蓄暗示,不言自明。

至于民间说法,传得更是活灵活现。称杨玉瑶比其妹杨玉环还漂亮,轻佻风骚、曲意承欢,深谙男女之道,与唐玄宗相识不久,便凭自身难以抗拒的妩媚拿下了这位多情君王。最终奸情败露,引得杨玉环醋意大发,唐玄宗为撇清关系,便封杨玉瑶为虢国夫人,迁出宫中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“后宫佳丽三千人,三千宠爱在一身”的动人词句,诗人笔下的李隆基与杨玉环山盟海誓的凄美爱情,或为假象,只是一面之词。

成了唐玄宗秘密情人的虢国夫人有此凭借,自是行市急升,脾气渐长,日子越过越奢侈,行径越发不检点,俨然已是“大唐一姐”!她不甘心安逸的生活,极力追求权势和地位,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自负心,她可以去做任何离经叛道的事。

虢国夫人与唐玄宗暗通款曲,私密往来,为

避舆论,尚有所收敛,但她与宰相杨国忠间的火爆接触,则是明目张胆,无所顾忌。如《旧唐书·杨国忠传》中记载:“贵妃姊虢国夫人,国忠与之私,于宣义里构连甲第,土木被绨(tí 厚绸子)绣,栋宇之盛,两都莫比,昼会夜集,无复礼度。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,挥鞭走马,以为谐谑,衢路观之,无不骇叹。”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也记载:“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第相邻,昼夜往来,无复期度,或并辔走马入朝,不施障幕,道路为之掩目。”虢国夫人与杨国忠同车来往,或三朝庆贺,或五鼓待漏,倩妆盈巷,蜡炬如昼,从不避嫌,一副目中无人,骄纵冲天的架势。既然此事出自正史,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,也坐实了虢国夫人与杨国忠有染的坊间传言。

杨国忠是杨贵妃的远房表哥,不是亲兄妹,由此可知,虢国夫人与杨国忠应是表兄妹的关系。唐人有鲜卑血统,北方游牧民族有“父死子继”的习俗——父亲去世了,儿子可娶老爹留下的小老婆,如唐高宗李治娶了父亲唐太宗的妻子武媚娘。如此比较,虢国夫人与杨国忠的表兄妹间乱情,在胡风荡漾的大唐倒也不算多么伤风败俗,只是俩人实在过于招摇,闹得连比较开放的唐朝百姓都倍感有伤风化,面上无光。

最令杨贵妃不能容忍的是,虢国夫人竟与自己的姘夫杨国忠结成“政治联盟”,极力排挤安禄山,而杨贵妃是安禄山的“干娘”,安禄山是杨贵妃的“干将”,本来唐玄宗有意提拔安禄山入朝为相,却被杨国忠搅黄,打击安禄山,就是针对杨贵妃。杨贵妃私下将消息传出,密告手握边廷重兵的安禄山,安禄山本与杨国忠势同水火,闻此密信无异火上浇油,遂以“清君侧”为由,引爆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舞”的“安史之乱”!

在虢国夫人与杨贵妃的掰腕较力中,“小邑犹藏万室家”的盛唐风光自此戛然而止,凄凉落幕。

强拆宰相宅 纵奴打公主

虢国夫人很美艳,很风流,又很霸道、很强势,她敢强拆宰相宅,敢纵奴打公主,“飞扬跋扈”这四个字用在她身上,恰如其分。

虢国夫人曾相中当朝宰相韦嗣立的老宅,便带人闯入。韦氏一家人当时正在屋中睡午觉,忽见一位贵妇人身着黄罗衫,从步辇上走出来,她身旁左右围着几十个侍女丫鬟,笑语自若,如入无人之境。虢国夫人问韦氏诸子:“闻此宅欲货,其价几何?”韦家人回复:“先人旧庐,所未忍舍。”语未毕,韦家人就看见院中进来好几百工人,登上东、西厢房掀瓦拆房。韦家诸子只好带全家人和童仆拿着琴、书等日常使用的东西器具,站在路中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拆扒自家房屋,堂堂宰相在虢国夫人面前,都是“弱势群体”!

虢国夫人还假装仁慈,手一挥,示意老宅边上留一小块地方给韦氏建屋用,临了,也未给韦家一文补偿款。

天宝十载正月望夜(农历十五日之夜),虢国夫人与姐妹兄弟联袂夜游,与广宁公主的骑从争过西市门。杨氏家奴挥鞭打人,鞭及公主

衣服,公主受惊坠马,驸马程昌裔挽扶公主,被打数鞭。事后,广宁公主向父皇哭诉,唐玄宗下令斩杀杨家奴仆,但驸马却因此丢官。杨家权倾朝野,绝非虚言。

树倒猢狲散 垂死杀亲朋

安禄山叛乱后,备受惊吓且心灰意懒的唐玄宗准备让皇太子李亨出任天下兵马元帅,监抚军国事,自己退居二线。虢国夫人与诸杨兄妹唯恐失去靠山,相聚而哭,随之谋划一番,让杨贵妃出面,阻止了唐玄宗的内禅。怎奈,安禄山叛军最终还是攻破潼关,杀奔长安,唐玄宗被迫出逃,路经马嵬坡时,禁军大将陈玄礼诛杀杨国忠父子,随即又逼唐玄宗赐死杨贵妃。

当时,虢国夫人也逃出长安西行,当她得知杨国忠、杨贵妃相继遇难的噩耗后,与其子及杨国忠妻一起骑马逃奔陈仓。县令薛景仙闻讯,亲自率人追赶,虢国夫人仓皇窜入竹林。见大势已去,绝望中,虢国夫人下毒手斩杀其子裴徽和杨国忠妻裴柔,自刎未死,血凝于喉。

薛景仙将奄奄一息的虢国夫人关入大牢,已山穷水尽的她无丝毫惧色,临死前从容问道“国家乎?贼乎?”吏曰:“互有之。”这段耐人寻味的问答译为今意是:抓我者,是官家?还是贼寇?狱吏的回复是:说是官家也行,说是贼寇亦可。言下之意是,你罪恶滔天,人神共愤,人人得而诛之!

不久,虢国夫人伤重谢世,被埋于陈仓东郭外。从前风光无限、豪宅连片的虢国夫人,死后的葬身地竟是荒郊野岭,坟头不过一杯黄土!

阴魂终未散 激宗步后尘

虢国夫人是一个被历史唾弃的角色,她生前穷奢极欲、利欲熏心,最终家亡族灭,身败名裂。有趣的是,此人的故事却被文人墨客不断吟咏,其形象不断出现在天才画家的妙手丹青中。最具代表性的是杜甫的《丽人行》: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。态浓意远淑且真,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,蹙金孔雀银麒麟。头上何所有?翠微盍(hé)叶垂鬟。背后何所见?珠压腰被(jié)古时交叠于胸前的衣领)稳称身。就中云幕椒房亲,赐名大国虢与秦。紫驼之峰出翠釜,水精之盘行素鳞。与虢国夫人同时代的名画家张萱,则将其绘入自己的传世名作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。

《丽人行》也好,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也罢,精彩诗句与华丽形象的背后,暗寓着作者明褒暗贬,不露声色的深刻反讽。

张萱的原作已失,目前存留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为宋摹本,据金章宗完颜璟考证,此摹本出自宋徽宗赵佶之手。民间传言,宋徽宗曾见过张萱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的真迹,爱不释手,虢国夫人的奢华、风流,让同样追求浪漫、超脱的宋徽宗心仪的,因而摹画之,用自己独创的“瘦金体”题跋之,满心仰慕之。殊不知,虢国夫人女扮男装,畅游春郊不久,便爆发了盛唐破灭的“安史之乱”,而宋徽宗重摹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后未过多长时间,北宋亡国的“靖康之变”即呼啸而来……难怪有人这样评价道:“历史,不是惊人的相似,而是惊人的一致!”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